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六百六十一

學海堂

經韻樓集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
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義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孔
子旣沒七十子終而經多歧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
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
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
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爲正
義焉貞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
說參差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

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
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
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
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
者尙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
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穎達賈公
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改一就
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
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
本以爲正者時代相鉅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
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

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宋晁說之之言曰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孰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放於鄭

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等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彖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者蓋謂漢石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連之者謂鄭注本則彖與經文相連

彖傳

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獨象辭是經文也

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北喪朋安

貞吉也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冲遠於坤卦不言象大象文言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逾可知矣然則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荅求之鄭之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爲六耳然則輔嗣何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縣所得周易上下篇無彖象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參考傳記定爲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韙於鄭乎曰不韙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經爲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諷誦乃後博觀注說固鄭所深取也方喜之不

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爲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紊十二篇抑使朱子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寶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功令也尊朱子也王裁以謂此非宋易而真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執十二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王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

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旣亡孤行取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犬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茅苴漢

廣汝墳蝟蝓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復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復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媾繇縹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復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復舉

而轉寫又多譌娟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畧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燭也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旣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

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遂

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今本詩

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

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

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

乃宣周南之化周南下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刪去召南之

教四字併入於此耳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本其德

教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為最善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

飲燕注畧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為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

命為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

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

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繇之序曰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大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爲大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妣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妣皆是也詩謚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妣一人而

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蘋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謚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大小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軌以下曰軌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軌

从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冲遠正義襲其說
改經作軌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軌之訓車徹
也軌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濡軌斷非不濡車徹軌之見少
儀者謂車轄其字當作軾作軌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
毛傳由輶以上之文求之輶上於軸輿上於輶軌於輿最前故
定爲由輶以上曰軌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爲
韻音既不諧輶雖下於軌然云由輶以上曰軌亦未安 朱子
詩集傳江慎脩戴東原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
水中不濡陸路之車徹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
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徹也一則車轄頭也
少儀祭左右軌謂轄頭不必作軌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

冲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轄下於輈不得云由輈
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輈以上爲
軌軌非輈上之物不可通蓋傳文本作由輈以下爲軌車軸在
輈之下兩端出轂外者謂之轄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
反謂車轄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輈以下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轄
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作上遂疑軌爲軌之譌二君精
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迤表
言之上章傳云由郝以上曰涉謂郝之上帶之下淺深不定皆
涉也云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深不定皆厲也今
謂軸下於輈則轄亦下於輈是迤表旁行言之與陸孔所謂軌
高於輈者皆高庫甚微又皆表行非正上正下懷祖正由輈以

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軌曰轉恐雖古說而尙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之義則訓爲車徹車徹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僅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於徹而非徹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段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徹字徵之矣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轉轉之上爲輿由轉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轉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濊過軸而至轉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轉爲高下之節曰由轉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陋